



难忘的参访永恒的怀念

陈兵

朴老走了。对于 93 龄高寿，福慧双全、功德圆满的老人家来说，可谓欣然无憾。对尚未完全改变人才青黄不接状况的中国佛教而言，朴老这样不世出的关键性人物的西归，不能不说是巨大损失，使所有关心佛教的人们不能不长时间地悲悼。

我与朴老年龄相差近 40 岁，算不上老相识，但亦非无缘。早在中学时代，我就是他的读者、崇拜者。那时我酷爱新旧诗，憧憬当一个诗人，朴老的诗词，是我最喜欢的当代佳作，每见发表于报端，我辄抄录，其中大多都可背诵。这位德高望重，集佛教领袖、国家领导、大居士、大诗人、大书法家、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长者，是像我这样的很多青年人心中的偶像。

直到 1984 年，我才偶然有幸瞻仰朴老的丰采。时当春节期间，我去北京法源寺拜

访明真老法师，坐不多久，适逢赵朴老来看望老法师，老法师刚从坐椅上起身迎接，只见朴老赶忙拉住老法师的手，扶他坐下，说：“您是我们的僧宝啊，不要起来，安坐不动，如须弥山！”听说我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工作，朴老向我询问了他的老同事郭朋先生的近况。朴老朴素、平易、安和、机敏、深沉，出口成章的风范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获得参访这位长者的机会，是在 1991 年冬天，当时吴立民先生刚上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，经朴老同意，借调我到该所工作二、三个月，帮忙筹划佛教院校教材的编审。朴老特托李家振同志送来别人给他庆寿的蛋糕，招待我这个客人，我与同仁大快朵颐，愧无回报。在此期间，曾与李家振去朴老府上拜访过一次，记得刚见面，朴老就鼓励我说：“您发表在《法音》的文章我都认真



拜读过了,很好!古人讲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三不朽,您有其一了,不简单!”并特意要我研究一下黑格尔哲学辩证法与佛法的关系问题,我理解他的用意是在调和佛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,之后将此课题交给一位熟悉西方哲学和佛学的学生去做,但他不久去了美国,文章至今未能做成。此后,听李家振同志讲,朴老多次问起我,希望我担任中国佛协的理事,为佛教界出谋划策。感谢他为我编的《新编佛教词典》、《佛教格言》和我参与主编的《诸子百家大词典》题写书名。

1998年10月,我乘参加中国佛教二千年学术研讨会之机赴京小住,又去医院看望过一次朴老。我送给他一罐茶叶,说明茶叶并不好,主要是罐子上的“万寿无疆”四个字意思好,表示了我对他老人家的祝愿。他非常高兴,仔细端详那个茶叶罐,带着孩子般的笑容问我多大年纪,我答言白活了53年。他马上说:“好!好!善财童子五十三参,今天参到了我这里!”又问我写作和教学的情况,我回答说粗制滥造写了三百多万字,正带着三名佛教专业的博士生。他称赞:“了不起!我92岁了,全部著作还不足一百万字,你小我四十岁,已

经有了这么多成果。”然后,他谈起创办中国佛教大学的规划:中国这样的佛教大国,起码应该有一所高水平的佛教大学,下设梵巴语佛学系、汉语佛学系、藏语佛学系等,希望我能承担创办的工作。我考虑目前办这种大学的条件似乎尚不成熟,我自己又非具办成这种大事的能力者,只是建议居士的佛学教育也应提上日程,佛教大学应招收在家人,然不宜与僧尼同班。他表示赞同。他愉快地与我合影,并嘱咐相片出来后登在《佛教文化》上。告别时,他一定要送我到病房门外,我祝愿他为众生、为佛教长久住世,起码像“赵州古佛”那样,住世一百二十岁,他很是高兴。回答后忆及这次参访,有诗纪云:

再到维摩病榻前,
年华愧应五三参;
众生无量寿无量,
恳请为民住百年。

我想,朴老曾多次告病危,都是又得好转,从他精神不老、思维敏捷和愿力看,再住世一二十年,似乎不成问题。没想到他这么早使离我等而去。这首蹩脚的诗和几张险些曝光的合影,成为对这位交往虽然不多,却应称为知己的长辈永怀的纪念品。一看到它们,就想起佛教院校教材、黑格尔与佛法、中国佛教大学这三件他老人家寄望于我,而我负有他期望的大事,内心深感惭愧。

(作者系四川联合大学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)

